

徐冰 散文作品

围炉时光（外一篇）



鲁北平原的冬天来得早，且要比现在冷得多。早晨的窗户上满是冰花，细看形状各异，有的像松针，有的像寒梅，有的像万花筒里的几何图案，有的连成一片像小动物……不同的角度，会出现不同的颜色，煞是好看。

手指轻轻摸上去，能感觉到微微的凹凸感，像浮雕一样。没事的时候可以盯着窗子看半天，满脑子天马行空。

这幅画面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那个时候，我正在读小学，教室里立在讲台前的火炉，像个伙计一样，默默地陪着我们度过一个个冬天。

记得当时学校教室是三排平房，统一的红墙红瓦，绿色的门窗，靠南边两排教室东头的山墙上，分别有一大块黑板报，正对着校门，非常醒目。

每当我走进校园，就能看到上面的大字标语，我常常好奇这么大这么漂亮的红色粉笔字是谁写的，又是怎么写上去的？

我曾一度认为我们学校有一位和大人书里好汉一样的人物，可以飞檐走壁、笔势如剑。

生炉子是个年代主要的取暖方式。天气一转冷，一个黑乎乎的铸铁炉子就会出现在教室的讲台前，细细长长的白铁皮烟囱穿过半个教室，伸向窗外。

每当看到校工来教室安装炉子和烟囱时，我的心情莫名地愉快起来，教室里装上炉子意味着寒假就要到了。

同学们流行在冬天戴一种露出一半手指的线手套，既能防止冻伤手，又不妨碍拿笔写字。女孩子的手套色彩艳丽，男孩子的则以深色为主。

炉子是冬天教室里的角色。一到课间，炉子周围就变得热闹起来，同学们挤成一团，争抢着最佳的位置。

竖起的铁皮烟囱被一双双戴着线手套的手迅速包围，像是给烟囱戴上了一条五彩的围脖，一根根裸露的手指被烫得不停弹跳，烟囱发出轻轻的砰砰声。

有几根胖胖的手指让人觉得有些

滑稽，颜色有的深红、有的浅紫，那是冻疮。

我的手也曾冻伤过，不碰它时好像有一堆小虫在啃咬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挠，但又不肯挠，碰一下太疼了。尤其是在洗手时，一浸入水里，特别是热水，那种疼痛更是让人无法忍受。

抢不到好位置的同学只能挤到炉子前，将两手张开虚盖在炉子上，并不时地来回搓搓。

有的同学会把偷偷带来的地瓜放进炉算子中，用炉灰盖住，引得大家又是一阵叽叽喳喳。

每当我挤在同学中，看着被烧成橘红色的炉壁，闻着淡淡的煤烟味，听着同学们的嬉笑，身上感觉不到一点寒意。

侍弄炉子是需要每个同学轮班值日的，主要任务就是早上带来柴火，上课前把炉子生起来，并在课间掏炉灰，添上新煤，保证炉子不会熄灭。侍弄炉子会让大家感到很光荣。

我有一个同学叫丁峰，个子不高，留着寸头，住建筑公司宿舍，经常炫耀他家有很多工地上使用过的木头，我深信不疑还略带羡慕。

记得三年级冬天，轮到值日的前一天，我就开始琢磨柴火的事了。为了不给大人添麻烦，我得自己想办法，因为即便跟大人说了，估计大人也是让我自己去马路上捡点树枝。那个时候太远的地方我不敢去，只能就近在马路上捡树上掉下来的树枝，但这比捡钱还难。我想起丁峰说过他家有那么多木头，柴火的事只有落到他身上。值日那天我起得很早，天还没大亮，就跑去丁峰家，先摸摸了一下门前堆放的柴火，并没有看到成堆的木头，我犹豫再三还是上去敲了门。

丁峰的父亲在他家门前煤池里好一阵翻腾后找出来几根短木棍，用细麻绳捆好给了我，看来他家应该也没有多余的柴火。

丁峰没有和我一起上学，可能是有些尴尬，他没想到同学之间的吹牛，我竟当真了。

等我走到学校，天已大亮，有的教

室窗外已经陆陆续续升起了白烟，我也赶紧投入了“工作”。

炉子生火的诀窍是先放细的柴火，然后再放粗的，柴火要架空。等柴火着起来后，再轻轻放上几块大小适中的煤块，期间我还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时不时蹲下身朝炉子底部使劲吹几口气，让火旺起来。

当橘红色的火苗透过炉盖的缝隙不时地卷出时，班里的寒气在噼啪声中渐渐驱散，布满冰花的玻璃窗也渐渐透亮了起来。

那天的第一节课是数学课，数学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，只记得她挺严肃，我们都怕她。她讲课前习惯先点评一下昨天批改过的作业，她在讲台上突然提到了我的名字。我下意识地低头站了起来，却听到老师说我的作业完成得很认真，一看就是动了脑子的，我写的一道应用题用了不同于其他同学的方法，虽然过程比别人多了好几步，但结果是正确的，说我这种学习态度很好，值得表扬。

老师说完后，我赶忙坐下，感觉心里从刚开始的扑通扑通直跳，一下子变得热烘烘的，仿佛全身像讲台前自己生起来的火炉一样，渐渐变得通红。

年味儿

一进腊月，年味儿就像老家酥锅里冒出的阵阵热气，慢慢往上，渐渐变得醇厚，变得香浓，隔着车窗都能闻到得到。

车窗外，光秃秃的树排着队疾驰而去，退去的还有城市的房屋。冬日的田野被染成一块块，薄薄的绿，地毯一样，显得越齐整。

父亲说，那是刚发芽的麦苗。挨挨挤挤的麦苗贴在地上，抵御着寒风，像冬日的田野穿上新衣，孩子一样盼望着年三十的鞭炮声和新年的第一场雪。

从车上下来时，冻麻的双脚感觉木木的、沉沉的，像拖着两块石头。

父亲个子不高，肩宽背直，穿着灰色棉服在前面等我。我拖着两块冻硬的“石头”，跟在后面一颠一颠地往前走。这个场景来自我上小学前的那个冬天。

奶奶在世时，父亲每年都要带我回老家过年。走在冻得发硬的土路上，不时有乡亲看到我们会打招呼：“回家过年啦，这小孩儿长得刚赛咧……”

往前走不远一拐弯，就能望见奶奶院外的照壁，前后竖满了一捆捆苞米秸——村里家家都要准备的过冬柴火。

前院的堂屋门前，左右各有一棵一人合抱的梧桐树。屋后还有一个院子，东边有一口老井，十几棵树，有几棵我认得是香椿树，其余皆叫不上名字。我认得香椿树，是因为它们长得都不高，每年大人都会剪掉那些往上的枝干，后来才明白是为了能多分叉，多发芽。

当然，我印象深刻的更多是和吃

的有关。春天炸的香椿芽，咬上一口，外酥里嫩，猪油的香味伴着香椿芽特有的清香，能让我想一年。

奶奶每年都要腌上几坛香椿芽咸菜，过完年让我们带回家。从夏天的凉面，到稀粥跟前的咸菜碟，再到年夜饭桌上的香椿芽拌豆腐，能从春天一直吃到冬天。

过年最大的乐趣是放鞭炮。因为稀罕，不舍得整挂的放，我会拆散开，一个一个放。拿在手里的鞭炮点着后快速扔出去，鞭炮在空中炸响，能体现男孩的胆量，为此我曾炸伤过手。

一个人时就不用摆了，将鞭炮塞在墙缝里，放进结冰的水坑中，埋在堆积的落叶下……鞭炮炸响后崩起的土渣、炸碎的冰碴、崩散的树叶，伴随着刺鼻的硫磺味像极了电影中的战争场面，小小的好奇心得到满足。记得那年过年的两天时间里，我用鞭炮将前后院感兴趣的地方扫荡了一圈，连后院的鸡窝也没放过。在大人的呵斥声中，我决定转战院外。

年三十下午，大人们都在忙年夜饭，前院厨房飘出阵阵炸肉的香味。我早早换上了母亲准备的新衣服，是一件红色外套，喜庆。

我装了一口袋鞭炮，摸起桌上的火柴，跑出了院子。

院外风大，我划了几根火柴都未点着，一着急，把鞭炮塞进照壁前的柴火垛里。

火柴划着了，干枯的叶子先被点着了。慌乱之下，我本想将火吹灭，不料风却把火苗吹进柴火垛里，里面的叶子也着了。

火借风势，柴火在我眼前迅速开裂，卷曲，发红，爆裂声响作一团，整个照壁烧了起来。火势又急又大，呛人的烟气掺杂着土腥味扑面而来，吓得我手足无措，闯大祸了！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直到邻居婶婶出来倒水……

左邻右舍的叔伯大爷们，有的拿着铁锹，有的拿着木杈，有的端着水盆，纷纷跑来。

父亲穿着一件毛衣就跑了出来，手里提着一大桶水，冲着照壁就泼了过去……火扑灭了，浓烈的烟味弥漫了整个村子，出来的人越来越多。

大人们都在问是谁放的火。我吓得躲在远处的墙角后，不时探头观望，看到邻居婶婶正指着墙角这边跟父亲说着什么，隐约听到“那个穿红衣服的小孩儿……”

父亲快步走来，把我原地转了一圈，上下查看了一遍，然后拍了拍我身上的土，问：“没有烧到哪儿吧？”父亲竟然没有揍我，吓得我赶紧摇摇头。大人们都在瞅我，一位奶奶笑着说：“恁家明儿个这是要红火咧。”

过年的气氛依然浓烈，晚上，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。空气中的硫磺气味弥漫，但我仍能清晰地闻到柴火垛燃烧时的烟味。

我很不解，父亲当时为什么没有揍我？平时，我犯的错比这小得多，都能挨顿揍。直到自己有了孩子，在孩子靠近危险的地方时，后背的阵阵凉意让我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心情。



写给北方的回信（外一首）

王蓉芳

想念北方

一

雪落在展开的信纸
收信人那一栏，成为我
渐渐模糊的北方

二

白桦林垂下手臂
在迟来的解冻期
描摹未完成的印章

三

风在写信
沙沙的杨树叶，写出
满坡的碎石滚动

三

冻土翻身时
麦苗在断茎里
举起青色的焰火

四

而我是被吹散的蒲公英
撑着伞
等整片平原的月光
将我晒成
一页空白

四

雁群飞越界河
衔着去年埋下的
那些坚硬的桦树
滴落心酸的眼泪

五

唯有融冰的河床
依然用水纹
临摹着对岸的树影

五

我舌尖上的雪
始终保持
初降时的味道

雪线一年年倒退
松针在泥里锈蚀
而喊过你名字的峡谷
至今，没有
传回佳音

在故乡，我的爱春暖花开

未寄出的信札在抽屉里
长出
淡蓝的根须
每个字都饱含花粉

六

蜂鸟在陶瓮腹部的云纹中
找到去年窖藏的
所有云朵与雨水

七

晒暖的台阶
把蝴蝶变成会飞的针
缝合着晾在竹竿上的
薄暮与晨曦

八

而你是穿过篱笆的风
捧着野芹草的清芬
将我的名字
轻轻别在
初绽的桃枝

九

当星群垂向麦田
萤火虫
在河床写下绵长的地址

十

所有未拆封的春天
都站在窗前
等我用目光
解开她们的发髻

南方，北方

笑君

合肥，安徽省的省会城市，地处长江、淮河两大水系之间，是一座美丽富饶的城市。

经常在大江南北穿梭，听说我是合肥人，就有人说：“合肥呀，南方嘛！”也有人说：“啊，合肥，北方哟！”

我也时常想，合肥算南方，还是算北方？

巍巍大别山，绵延数百里，其东向的余脉，与合肥相接。合肥能够拥有的山不大，比如大蜀山、小蜀山、紫蓬山，海拔最高的大蜀山也不过284米，却足够有山的韵律与气息。大别山给合肥孕育了几条河流，主要有东淝河、南淝河、派河等。这三条河流又都发源于大别山余脉的江淮分水岭地区。东淝河北注淮河，南淝河南入巢湖，二水同源北流，“合肥”之名便缘于此。派河自西向东，流经合肥市区的南侧，一路欢歌，一路奔涌，也去了巢湖。淝河、派河，都在巢湖稍作停留汇入长江，直奔东海而去。

合肥，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。公元前122年，汉武帝改淮南国为九江郡，辖合肥县。三国时期，合肥县属魏国淮南郡，为扬州治。公元581年，隋文帝改汝阴县为合肥县，改合州为庐

州，合肥属庐州，始为州治。公元1368年，明太祖朱元璋，将合肥县改属中书省直隶庐州府，是为府治。庐州府的驻地设于合肥，庐州也成为合肥的又一个名称。同时，合肥也被称为庐阳、淝上等。

据说，隋朝时便开始营建合肥城。到明朝中叶，合肥城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了，便以“三国故地”“包公故里”“江南唇齿，淮右襟喉”闻名于世。古城的核心区域便是今天的一环路以内。城墙高10米，城基宽4.5米，内外用古砖砌成，中间夯土，墙头宽1米有余，绕城一周约8.7公里。全城有威武、时雍、南薰、德胜、西平、水西、拱辰等七座城门。城墙四周，有护城河围护，成为古城天然的屏障。

合肥距离淮河、长江都不是太远，南北都有公路与水路交通基础。合肥到长江更近，直线距离约70公里，马路有多条直达，水路经巢湖可通江达海，战略地位非常明显。

据《资治通鉴·汉纪》记载，三国时期，合肥是曹魏的势力范围，却也是曹魏与东吴相互争夺的战略要冲。公元215年，孙权趁曹操西征之机，亲率十万兵马进攻合肥。合肥城内仅有张

辽、李典、乐进等率七千余人驻守。两军对峙，众寡悬殊。

曹操预先写了一道命令，封于木函中，交给护军薛悝，要他“贼至乃发”。当孙权兵临城下之际，薛悝与诸将打开木函，见命令曰：“若孙权至者，张、李将军出战，乐将军守，护军勿得与战。”诸将看罢命令，疑虑重重。张辽拍案而起曰：“曹公今远征在外，若坐等援军来救，即便援军来到，吾等也早被吴军击败。现当趁吴军立足未稳之机，主动出击，方能挫其锐气，守住城池矣。”乐进等闻听张辽之言，仍犹豫不决。张辽怒曰：“成败之机，在此一战，诸君若疑，吾张辽独决之。”李典素与张辽不和，见张辽如此坚决，亦慷慨陈词：“此国家大事，既然将军主意已定，奋不顾身，吾等能以小私而舍大义乎？”众将遵从张辽之见，连夜征募敢死之士约八百人。

次日凌晨，张辽披甲持戟，率军一路猛攻突袭吴军大营，直捣孙权前营，吴军大乱。孙权大惊，军将手足无措，不知所为，望风披靡。

当孙权和甘宁等骑马逃到逍遥津桥时，桥南的木板已被拆除丈余，无法通行。眼看着张辽已追至马后，危急

关头，吴将谷利急中生智，于孙权坐骑后猛地一鞭，骏马奋力一跃，飞桥而过。孙权落荒而逃，幸免于难。

这一战，让东吴军将闻风丧胆，战场就是今天的逍遥津。因此，张辽威震逍遥津，成为一个历史典故。张辽止啼，也在民间广为流传。

合肥，是江淮分水岭的核心区域，也是引江济淮工程的重要枢纽。工程自南向北分为三段，即引江济巢、江淮沟通、江水北送，输水线路总长723公里。其中合肥段，是从巢湖提水，选择以派河为主河道，自南向北，由下而上，逐级送出。最复杂的，就是穿过江淮分水岭，桥梁之多，泵站之密，工程之巨，超过了人们的想象。眼下，引江济淮工程（又称江淮运河）已实现关键部分通水通航。未来，清澈的流水向北流去，轮船、游艇往来不息，一幅水网连通、船行其间的现代化航运图景将呈现在江淮之间。

合肥，被北方的豪爽与不羁熏陶着，让南方的温婉与细腻浸润着。开放与包容并蓄，发展与提升共进。不容你不信，一座独特且自然和谐的大都市就屹立在古城之上。